

深情姊妹



三二九國殤日，臺北碧潭，空軍烈士公墓。

前一日空軍司令部已在每座墓碑旁豎立了一面小國旗，並擺置了一束鮮花，在晨間和煦陽光的照耀下，整個墓園顯得格外莊嚴肅穆，也給人一片祥和寧靜的感覺。

上午九時不到，墓園的各個角落已三三兩兩散落了上百人，有髮鬢斑白的老者，有形單影隻的婦人，有豆蔻年華的少女，也有風華正茂的年輕人。他們分別在自己親人的墓碑前，或站或蹲或跪，有些低頭默禱神情寬落，有些眼裡泛著淚光不時拭淚。

在軍方春季國殤紀念活動結束後，悼念亡者的人群陸續散去，墓園逐

漸趨於安靜，接近午時的陽光也慢慢散發出熱力，讓人感受到有些炎熱的感覺。

在墓園西南面的角落，一位打扮樸素的中年婦人仍靜靜地佇立在一座墓碑前，她再三舉目顧盼四週，神情哀淒遲遲不肯離去。她時而擡頭望著眼前的山丘，時而俯首看著腳跟前的墓碑，顯然她仍有心事想跟墳塚中的亡者告白，或是想多花些時間陪伴在冰冷墓碑下的亡者。

五尺見方一坯黃土下靜躺的是婦人的弟弟，墓碑上的銘文記載著他是空軍官校一年級的學生，民國八十年國軍舉辦重大演習，於預演時身體突發急症，送醫搶救無效而過世，斯時年齡僅有二十一歲。之後軍方以因公死亡撫卹，並將其骨灰葬於空軍烈士公墓，是墓園中年紀最輕的亡者。

年輕男孩生前嚮往藍天，從小立下宏願，高中畢業即投筆從戎報考空軍官校，一心盼望學成後貢獻己力報效空軍，在國家萬里長空中擔負重任，捍衛領空護衛家園；但命運之神卻給了他殘酷的現實，年紀輕輕且外表強壯的身體卻突然出現了急症，搶救不及而殞命。

人無法逆天終有一死，一般百姓亡故後骨灰安置於政府規劃的公墓或

民間設置的靈骨塔，家人依據習俗於每年清明節或亡者的祭日前往祭拜悼念。然而隨著歲月的流逝，家人也會逐漸老去而離世，對一個沒有家室的年輕男孩，若干年後誰又會記得他的祭日呢？誰又會在清明時節來到他的墳塚前，獻上一束悼念的鮮花呢？

婦人的弟弟已離世三十年了，但在婦人的模糊記憶裡，這個弟弟仍是個樣貌青澀充滿活力的十幾歲小男孩，在童年相處的歲月中，這個頑皮的弟弟一天到晚屋裡戶外的黏著她這個做姊姊的，凡事均找她商量及依靠，因此姊弟感情額外融洽，她對弟弟也疼愛有加。男孩的突然辭世給當年仍是花樣年華的姊姊無限的傷痛，儘管她現在已是人妻人母，但三十年來每逢清明時節她總會放下一切事物，從未間斷的來到碧潭探視這個黏人的弟弟；她知道眼前他已是在陽世少數最親近的人了，若干年後，當她也老邁兩腿走不動時，也就不可能再來墓園看望這個永遠年輕的弟弟了。

婦人孤單的立在潔淨平整的步道上，她再次舉目環顧四周，整個墓園為群山所環抱，園區內松柏蒼鬱綠草如茵，千餘面彩色鮮豔的小國旗在陽光下迎著微風飄揚著，畫面顯得莊嚴肅穆氣勢磅礴，但又不失壯觀與美麗

。她感謝軍方長年來對墓園的精心整理，也感謝軍方在國殤日爲亡者獻上一束代表國人敬意的鮮花。

婦人再次蹲下身子，她略爲挪動了墓碑旁的鮮花，並用手在墓碑的銘文上輕輕地來回撫摸，深情地低聲說道：「弟，姊回了，明年姊還會再來看你。」她站起身來，腳步蹣跚地向墓園大門走去，她知道她明年一定還會再來，直到有一天她走不動了不能再上山來時，國家會持續的在每年國殤日向墓園中所有的烈士及亡者祭拜，並替她向摯愛的弟弟獻上一束思念的鮮花。

婦人緩步走到墓園入口，她回頭再向墓園掃視了一圈，她清楚地知道在這個墓園裡，埋葬的都是萬里長空中的蒼鷹、國家青史中的英雄，不論他們的輩份與階級爲何，彼此都是空軍官校就讀時的學長與學弟，在這個座落於碧潭山區的空軍大家庭裡，她的弟弟永遠是最年輕的一個，他應該會受到所有兄長的照顧，正如他生前受到她這個做姊姊的照顧一樣。

她也感謝軍方的安排與照顧，雖然弟弟英年早逝，未能爲國家及空軍立下任何功業，但卻有幸入葬莊嚴的園區，與赫赫有名的空軍英雄們一起分享身後的尊榮。

悼樂勤 念來寶

· 天龔 ·

樂勤大隊長去（民國一〇九）年五月二十五日病逝，適逢週年，想起過去點滴過往，不覺又笑又淚，無限思念，特以爲記。這還要從我同學趙來寶說起，他綽號可多了，「趙來寶」、「頑皮豹」都是他，因為我們同學的開心果、奇葩，人好，沒心機！二十年後寫他，故不示他真實全名，憋懷他、淚憶他。趙來寶噴射戰鬥機、旋翼直升機、螺旋槳反潛機都飛過，火箭和太空梭沒飛過（他說的），事實如此。長相、走路姿態、舉止言談動作，活脫卡通明星粉紅頑皮豹的山寨版，黑又高瘦，腦袋瓜子前凸後也凸，走路手腕往後勾前後甩，一蹦一顛的，頭左偏右偏，下巴朝上，喜穿粉色襯衫，唯沒有長菸桿、粉紅尾巴，「生平」盡做些奇事、鮮事、無厘頭的事，思維哲理跟別人絕對不同，見招拆招功夫更是絕頂。

還記得那時是民國六十七年中，來寶和我於空軍官校受初級參謀軍官班訓練，某週日晚上收假，他提早返校，班上別無他人，學生大隊長兼班主任樂勤上校（山東人，一口山東腔，後升聯勤副總司令退役），打電話

到班上，旨在告知注意環境內務，隔天總司令蒞校。鈴響……，來寶拿起電話未出聲，大隊長：「喂？喂？哪一位？」來寶：「喂什麼喂？您哪位？」大隊長：「我，樂勤，你哪位？」山東腔來寶聽出來了，於是學著以山東腔回道：「再說一次什麼琴？」琴與勤山東腔皆四聲發音，來寶只覺得山東腔好玩，也不問清何人何事，就無厘頭開聊了，大隊長急了，「我，我，樂勤，你到底哪位呀？」來寶：「琴、勤（皆四聲），什麼琴？鋼琴、電子琴都玩過，軟琴？沒玩過。」大隊長：「你、你、你」後面還沒來得及說，來寶叭的一聲，掛電話，溜了。大隊長即刻跳上車開到班部遍尋不到人。當晚大隊長親自主持晚點名，怪哩！隻字沒提此事，風度及修養真是好到家，因此全天下無人知悉此寶事。待熄燈後，來寶一字不漏地重演兩人對話內容，昏暗的寢室，十六人八張雙人床，頓時有人從上舖笑得摔到地上，還不只一人，自此，「軟琴沒玩過」成了他獨家笑話！

如今樂上將與來寶同學共處天界，怕是溜不掉了。同學，現在，你還敢開玩笑，說「軟琴沒玩過」嗎？附註：來寶同學民國七十七年不幸逝於高屏大橋交通追撞事故。